芬蘭設計師 Anne-Mari Pahkala 巨型蝴蝶裙靈感源於大自然

■Anne常透過紙張說故事。

春意盎然，百花綻放，令人很容易聯想起穿梭於花叢間的蝴蝶。色彩斑斕的蝴蝶與善於利用不同顏色配搭及從大自然尋找靈感的芬蘭著名時裝剪裁拼圖設計師Anne-Mari Pahkala可謂「一拍即合」。Anne以北方秘密蝴蝶園和復活蛋為創作靈感，全方位360度用紙張、花朵、塑膠、布及鏡子等物料，製作超過10,000隻不同大小、五彩繽紛的蝴蝶，再將蝴蝶拼湊成置於apm商場中座、高20呎、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呎的巨型蝴蝶裙「彩蝶藝裳」，以及另外兩條設計大膽的藝術裙，在春暖花開的時節為apm商場注入別具特色的北歐藝術氣息，帶來鳥語花香的意象。展覽由即日起至4月17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置於正中當眼位置的巨型蝴蝶裙「蝴蝶女皇」。

■造工極為困難的鏡面裙「反射蝴蝶」。

自小已經夢想成為時裝設計師的Anne在北歐享負盛名，曾擔任多個國際知名人士的造型師。她的設計融合了超現實主義藝術與時尚，以精巧手工藝及大膽用色見稱，並結合北歐大自然元素，衍生出鮮明的風格。她於家鄉芬蘭學藝，大學時主修文化與藝術，2008年畢業後在意大利威尼斯一間歷史悠久的工作室受訓。她於2011年參加芬蘭版時裝設計真人秀節目《天橋驕子》後廣為大眾認識，其獨特手筆備受眾多名人追捧，曾擔任芬蘭神級搖滾樂隊Tuvalu及著名音樂家Saara Aalto及Jannika B等御用造型師，連芬蘭知名女性政治人物如Emma Kari、Sofia Vikman和Aino-Kaisa Pekonen出席總統府舉辦的芬蘭獨立日活動時亦穿着她設計的服飾，其中她於2016為芬蘭獨立日活動特地設計的高貴晚裝裙更獲當地傳媒美譽為「Queen of The Evening」。Anne亦曾與不同媒體及品牌包括YLE TV2電視頻道、Sony BMG、獨立音樂計劃Passing Human Parade及西班牙多利士（Torres）紅酒廠等合作，更應邀於世界各地舉行個人服裝展覽，包括意大利、上海及東京Louis Vuitton畫廊等。

■Anne花了三個多月親手設計展品。

設計洋溢春日氣息

這次是Anne第三次與香港人合作。與昔日合作不同的是，為了今次的盛事，Anne打破了她舊日只在芬蘭設計及製造的傳統，第一次親身遠渡香港，並花了至少三個多月的時間籌備，親手設計及製作展出服飾，足見Anne對此次展出的重視程度。

至於為何選擇以蝴蝶為設計主題，Anne表示：「這是因為蝴蝶破繭而出，是新開始的象徵，而我們剛迎接的春天作為一年四季之首，也是一個充滿生機的新開始。」三條在apm中庭展出的蝴蝶裙中，最矚目的當屬置於正中當眼位置的巨型蝴蝶裙「蝴蝶女皇」。這個用上逾萬隻色彩鮮艷、漫天飛舞的彩蝶交織出的高20呎大型立體藝術裝置，耗時一個月完成，以紅色、橙色、紫色和粉紅色等鮮艷顏色為主色調，設計精巧細緻。拼貼在裙表面的彩蝶更有如裙襬般高低輕快舞動，沿着華麗的拖尾飛往中庭半空懸掛的巨型蝴蝶裝置。配搭蝴蝶裙的皇冠頭飾亦同樣耀眼奪目、閃閃生輝，襯托蝴蝶女皇的高貴氣派，由於是三條蝴蝶裙中最大型的一條，所以又被冠以「蝴蝶女皇」的美名。

北方秘密花園拾趣

「選擇用這些大紅大紫的顏色，一方面是要緊貼北歐時裝季度流行的顏色，另一方面這些顏色也是最能代表春天感覺的暖色。」此外，作品也融入了Anne以大自然作為靈感之泉的設計哲學，折射出一股大自然的力量。「北歐就像一個伊甸園，所有自然景色都非常賞心悅目。春天花團錦簇，夏天陽光明媚，秋天楓葉紛飛，冬天冰雪嚴寒。而且四季的變化很明顯，呈現出不同的質感，就以水為例，夏天時是液態，冬天時則凝固成冰，我經常將這些不同的質感移植到我的設計中。平時我也喜歡在森林漫步，從代表了生命悸動的野生植物和動物中得到啟發，設計春日蝴蝶裙的想法油然而生。」

雖然香港沒有北歐的秀麗景致，但Anne認為，香港和她自己的風格也有不少共通點，很適合來一個香港和芬蘭時裝跨文化的crossover：「其他芬蘭設計師傾向簡約主義方式，多用黑白色。但香港的時裝都比較具表現力，愛採用大膽、鮮艷的顏色和形象，有很強烈的舞台效果，這和我自己與眾不同的風格很吻合。在芬蘭時，我也較常為舞台風格強烈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如流行樂歌手設計服飾。」

紙摺蝴蝶巧奪天工

注目細視的話，更會發現其實裙上這些蝴蝶和花朵是由輕薄的皺紙拼貼而成。原來這是Anne在芬蘭賴以成名的手藝之一，讓人不禁讚歎她的妙手。「紙其實是我常用的素材，以前就用紙設計過不少實驗性的作品。紙的可塑性很強，既可以摺，又可以熨，造型可以隨意改變。這些紙蝴蝶都是我用熨斗製成。」對Anne來說，她還可以透過紙說她的故事，配合她舞台感強烈的風格。

■用上森林蝴蝶圖案製作而成的「粉紅色蝴蝶」。

另外，本身是超現實主義藝術粉絲的Anne一直堅持將時裝與前衛藝術結合。這同樣反映在展出中另外兩條設計前衛大膽的藝術裙上，分別是「反射蝴蝶」及「粉紅色蝴蝶」，皆從芬蘭空運到港。前者是造工極為困難的鏡面裙，全人手製作。反射的鏡面讓你看到自己變成大自然中的一隻渺小的蝴蝶，朝着夢想的地方飛去。後者是用上森林蝴蝶圖案製作而成的粉紅色蝴蝶裙，配搭粉紅色的鞋，注入煥然一新之感，兩旁那巨大的翅膀彷彿像翩翩起舞的蝴蝶，動感非常。「我嘗試透過作品帶觀者進入超現實的夢境。『反射蝴蝶』透過鏡子將人折射成裙的一部分；而『蝴蝶女皇』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中不斷長高的愛麗絲。」她說。

雖然在北歐已經打響名堂，但Anne卻沒有將步伐停下來的意思：「我希望在未來繼續增加自己在國際的知名度，成為國際知名的時裝設計師，將自己的作品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舞台上，而亞洲將會是自己走向國際的第一站。」

澳門新晉女導演徐欣羨 捕捉浮光掠影的邊緣人

乍看之下，正值花樣年華的澳門新晉女導演徐欣羨一頭清爽短髮，意氣風發，不久前還拍下名字引人無限遐想的首部長片《骨妹》，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她是一位經常混跡於地下世界的導演。但原來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真實的徐欣羨，談吐溫文爾雅，言語間流露出她的博學多才。在她深邃的眼眸裡，絲毫沒有透露一點少不更事的玩世不恭，反而是一種在艱難創作環境下對澳門本土電影的堅持、對邊緣人物命運的關懷。

■徐欣羨常從香港前輩身上汲取經驗。

■受奇斯洛夫斯基影響，徐欣羨喜歡把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身上。 陳添浚 攝

■《骨妹》是地道的澳門電影。

■《骨妹》人物的原型都是來自徐欣羨真實的生活。

生於澳門，長於澳門，徐欣羨中學畢業後卻毅然選擇到台灣留學讀電影：「中學時曾拍攝過短片，開始對電影創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中學時讀理科，但讀得鬱鬱不得志，所以矢志要在大學讀一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科。」回望當初追夢的決定，她直言自己當時完全是孤注一擲：「澳門是沒有電影系的，更沒有電影業，用一大筆錢去留學，畢業後回來卻隨時找不到工作。」

電影路困難重重

畢業回澳門後，徐欣羨又輾轉到香港修讀碩士，其間製作過《櫃裡孩》及《荒蕪中栽花》等低成本的紀錄短片。或許是皇天不負有心人，澳門文化局推出首屆「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徐欣羨的長片計劃書最終入選為四項獲補助計劃之一，她亦因此有機會開拍《骨妹》，一圓導演夢。「澳門人口很少，根本沒市場可言。相比起台灣電影和整體文化市場的多樣性，或者香港商業電影的蓬勃，澳門尚在起步階段，需要倚靠政府的補助。」

但徐欣羨直言，一百五十萬的補助其實根本不足夠，在澳門找投資方更是天方夜譚，所以她轉而與香港電影公司洽談。因此，雖然《骨妹》是地道的澳門電影，製作班底卻有不少香港電影人的身影：「香港前輩的經驗較豐富，有助提升電影的水準，總不能讓我這個新導演肆意妄為，把投資者的錢都蝕掉吧！」

由於經費有限，徐欣羨往往不能執行太複雜的場面調度，所以她選擇把電影拍成文藝小品；另一方面她大學時深受同為紀錄片出身、之後轉拍劇情片的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影響，所以她喜歡把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呼應電影的小品格調：「我的題材當然沒他深奧！但可能都是拍紀錄片出身有關，我和他一樣喜歡從真實生活取材，發掘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

因此，電影中人物的原型都是來自徐欣羨真實的生活：「很多人也看不起骨妹這職業，婚姻也往往因為另一半介懷她們的工作而不歡而散。但我現實認識一些做骨妹的阿姨，是媽媽的保險客人，以前聽媽媽細說她們的故事，覺得她們是一群很特別的女性，和一般的『大媽』氣質完全不同。」

邊緣人的無聲吶喊

無論是她的紀錄片還是首部長片，「邊緣意象」始終是徐欣羨電影中縈繞不去的主題：無依無靠的女主角、大眾眼中傷風敗德的地下職業、甚至是澳門這個以往一直在社會文化中只能「被呈現」的邊緣城市……徐欣羨直言自己是有意為之：「一個有關姊妹情誼的故事，其實可以安插很多職業給她們，但選擇骨妹卻可以展示一種對基層的關注。」她也不抗拒「女性導演」的標籤：「無論是看電影抑或看書，我也喜歡關注女性權益的議題，例如《此時．此刻》（The Hours）及《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這兩部電影，對我影響很大。大學時也選修過女性文學課，吳爾芙（Virgina Woolf）現在看來可能沒什麼特別，但在那個時代來說思想已經很前衛。」

回歸祖國、城市急速變遷等，都是香港人過去二十多年熟悉的歷史片段，此情此境，住在彼岸的60萬澳門居民同樣經歷過，但不同的是，香港電影人至少有足夠的文化底蘊及財力去訴說自己的本土故事，但澳門本土電影人微弱的聲音卻一直在主流中被淹沒，所以電影中的澳門很多時候都只是「被呈現」的佈景版：大三巴、賭場、豬扒包……「這其實不是真實的澳門，所以當我們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有機會去拍電影時，往往有很強烈的反彈，情意結驅使下想拍一些呈現真正澳門情懷的故事。」

而徐欣羨早已迫不及待去續寫那封「給澳門的情書」的未完部分：「《骨妹》說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昔日的澳門，但對於當下澳門的描寫卻着墨較少。所以我正在寫的新劇本是一個設定在當代澳門的故事，一個沒有紙醉金迷的賭場、取材自普通人真實生活的澳門故事。」

《骨妹》戲名的前世今生

入圍補助計劃時，《骨妹》用的是舊名《戀家》。後來卻改成容易讓人想歪的《骨妹》。徐欣羨直言，這既有商業考量，也是和製作團隊商討後的共識：「《戀家》始終不是最切合的戲名，只能表達詩詩對澳門的掛念。相反《骨妹》這個名字可以將重點重新放在詩詩和靈靈的職業，而英文戲名《Sisterhood》則強調電影中的詩詩和靈靈的姊姊情誼，中英名字加起來，最能表達電影的主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